新作品

站 票

□魏 平

去年春节前夕，我打算去三亚看望久别的父亲，过了腊月二十，就为购票的事一直焦躁不安。正在焦虑之中的我，偶然间看到一张网络照片，竟勾起我一段尘封已久的记忆。

照片上，一位面目沧桑的老汉俯身趴在售票窗口前，目光中充满焦虑和乞求。瞬间，我的心有了骤然的烙痛，照片上这张脸，与很多年以前我记忆中的那位老人渐渐地重叠在一起，于是，我又想起他，想起了那个寒冷的严冬。

那是上世纪70年代，我在衡水地区运输公司修理厂当工人。每逢春节，公司都要开展“春运大会战”。进入腊月初，公司从所属各单位抽调一批年轻职工，充实到繁忙的春运工作中。那年刚满16岁的我，被抽调到长途汽车站帮助售票。长途汽车站与火车站相距不过百十米，主要是承接刚下火车转乘汽车分赴各地回乡的旅客。

我第一次来到汽车站售票室，它在候车大厅南端，由玻璃门窗与大厅隔断而成。售票室不足10平米，十分简陋。仅有的两个售票窗口，下面摆放着两张三屉桌，桌面上堆满了一摞摞已印制好的汽车票、收款盒子及算盘等用具。窄狭的屋内还有一只取暖用的铁炉子，拥挤不堪。

初来乍到，我感到一切都那么新奇，那么茫然。一位清瘦的女师傅站起来，笑盈盈地迎我，热情地向我伸出了手。我仔细端详，这位师傅五十开外，白皙的脸庞，高高的颧骨，眼窝深陷，嘴角略微上翘，看上去一脸善良和真诚。

我还在充满好奇地环顾四周，王师傅顺手拽过一把椅子，让我坐在她的旁边。说，快来，你就先和我一起售票吧。我顿时愣然，怯生生地说：我刚到这儿，还是先观看学习吧。她说，没什么可学的，你就先帮我填写票据，主要是在车票的空格内填写车次和座位号。

接着，师傅一边噼里啪啦打着算盘，一边跟我说，每天由这里发往各县城的车辆有三四十个班次，车辆满员后，就在窗外的小黑板上写上该车次售完。说完此话，她又回过头，悄悄地告诉我，每辆车票座位售完，还可根据车次的容量适当增加一些站票。并特意嘱咐我，站票每辆车次最多可别超过十几张哦！

于是，我就开始忙碌起来，听到师傅和顾客的应答，我就迅速地填写票据，然后递到师傅手中。每当车次座号售完，就按照师傅的指令，撕下车票写下“站票”这两个字。

趴在窗口的旅客，无论是有座位的车票，还是无座的站票，只要师傅将车票递给顾客手中，怀揣忐忑的顾客，面颊上紧张的神情立刻松弛下来。他们是多么渴望能顺利买到回家的车票，多么希望尽早踏上回家的路啊！毕竟春节将至，家里人都在眼巴巴地盼望着亲人归家。望着他们那种期盼的神情，我多想把他们都尽早地送回家呀。

但汽车载客毕竟有限，每当售票接近超载的边缘，师傅就让我停止写站票。然后，她就对着窗外排队的旅客大声喊，开往某某地的车票已售完，后面的不要排队了。这时，后面排队的旅客就会发出一片唏嘘和叹息声。那些排队等候已久的旅客们，带着焦虑、失望的神情，久久不肯离去。每当看到这样的情景，一种怜悯之情就油然而生。

这一天，我和师傅始终在紧张地忙碌着，感到时间过得好快，我不知道在这一天的时间里，究竟填写了多少遍车次、座位号，还有那“站票”两字。

春运，在我印象里，总是遇上最冷的严冬。那年春运更是格外寒冷。一大早，我骑自行车赶到售票室——零下二十多度，刺骨的寒风打透了身上厚厚的棉衣，我进屋后，摘下那双仅有一个拇指头的棉手套，两只冻僵的手麻木而生疼。我刚凑到铁炉子前准备烤火，就听见窗外“嗒嗒嗒”的声响——有人在急促地敲打售票窗外的门板。我隔窗而望，大厅里熙熙攘攘人头攒动、嘈杂，加上孩子们的哭闹声，一阵阵地刺耳。有些夜半三更下火车的旅客，早早就蹲在售票口守候，默默地忍受着售票窗口关闭的煎熬。

这时距开门售票的时间还有10多分钟。我一边烤手，一边望着售票窗口那扇门板，这小小的售票窗口，装有一个上下抽拉式的门板，门板由五合板制成，上方有一个螺丝帽替做把手。估算这售票窗口，直径不超过20公分，旅客只能露出三分之二的面孔，我寻思着，所有售票窗口固定的尺寸设计，目的都是为了阻止旅客将头伸进来。

时钟指向8点整，我赶紧提起窗口上抽动的门板，又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我只顾低头重复着填写票据，耳边噼里啪啦的拨算盘声又在不停地响起。当一天的全部车票售罄，我们就要拉下窗口门板，终止全天的售票。因此，每天顾客只要听到要关窗口的声音，就开始伸出头来使劲往里挤，每个人都会诉说着各种求购车票的理由。买不到当天车票的旅客，就要在车站度过无奈的不眠之夜。所以，每天关窗口的时候，拉下门板就成了最艰难的事情——没有经历过的人，也许无法理解，把那些充满期盼而且冻得发紫的脸关在窗外，是多么的残忍，可你又不能不这样做。

眼看就要到大年三十了，严冬的寒冷也在一天天加重。一场鹅毛大雪覆盖了整个大地，纷纷扬扬的雪花不时地在空中飞舞着，汽车站已成为银白的世界。

那天，我来到汽车站，由火车站方向涌出成群结队的人流，这些背井离乡、长途奔波的旅客们，从火车站口一出来，就急匆匆拎着大小行囊直奔汽车站候车大厅。从每位旅客的脸上，看到的都是同一种表情——归心似箭，充斥着焦虑和祈盼。

汽车站售票窗口外已经形成两条排队的长龙，队尾一直甩到大厅门外。门外头顶飘雪排着队伍的旅客们，跺着脚，哈着手，捂着耳朵，凌厉的寒风吹到人的骨子里。

那天下午，临近6点钟，售票口正要关门，一位满面愁容的老人匆匆跑过来，双手紧扒住窗口，气喘吁吁地说，先别关门，千万别关！他口里寒冷的哈气稍平缓些后，哽咽着说，家里，老母亲病危，无论如何，都要在今天晚上赶回去。他颤抖的声音听起来近乎是哀求。看着他那副心急的样子，我深感同情。

师傅说，今天的票全都卖完了，你明天再来吧。接着，她转身向我摆手示意，说，快，快把窗门关上！可是，那位老人死死地扒住窗门不肯撒手，看着他冻紫的手，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生怕落下窗门会夹住他的手，我劝他把手缩回去，这时，他更急了，拼命伸出头一个劲往里挤，惟恐窗门关上。他不停地说，求求你，求求你们了……老汉依然哀求，着急的他找不出更好的表达方式。就在这时，我正踌躇之际，只见师傅顺手抄起桌上的算盘，用力向这位老汉的头上戳上去，紧接着“咔嚓”一声落下门板。

一时间，这门板落下时的“咔嚓”声刺进我的心，一种难言的酸楚，让我心头一怔。这位在我看来一向慈祥善良的师傅，怎么会这样？这时，师傅似乎也察觉了我的不解，对我说，我刚来也像你这样，这种事见得多了，时间长了，心肠就硬了。

说完，她拉开门，朝广场东南方向的厕所走去。听着她棉靴踩在雪地上咯吱咯吱地渐渐远去，我的内心却越发地感到不安。

我透过糊着报纸的玻璃窗缝向外望去，试图寻找那位老人的影子。我一眼看见，那个老人蜷缩在候车室的一个角落里，双手抱膝，头压得很低，虽然，我看不到他的全部面孔，但我隐约感到，他那一脸沮丧和愁容中，还有无尽的悲伤。

那一刻，我的心里五味翻滚，我实在按捺不住自己内心的冲动，打开窗门，招手向老人示意，老人心存疑虑地走到窗前，我迅速地撕下一张去往他家乡的车票，潦草地写上“站票”，匆匆递到他的手里。他接到票时，手在微微颤抖，眼里闪烁着激动的泪花。

此时，我容不得他再说些什么感谢的话，只怕听到师傅的棉靴踩雪的声音，我紧张而恐惧，只想尽快把窗口的门板再次落下。当我“咔嚓”一声落下门板时，望着老人的背影，我的心才渐渐地平静下来。师傅“咯吱咯吱”地回来了，我不知道，她是否会想到刚才所发生的一切。

多少年过去了，每当我经过车站，看见来来往往的人群时，总会想到那位素不相识的购票老人，想起那段在车站售票的往事。

如今，高速公路建设日新月异，高铁给人们带来新的欢愉，出现了电话预定、网络购票等多种方式，人们不再为买车票经受昔日的磨难。但对于那些热切期盼着早日与家人团圆的人们，他们宁愿执著地、无奈地、默默地在售票口排队等候，希望挤上当日最后一班车，哪怕是攥着一张站票……

闭上眼睛阅读世界

□胡 玥

春天的时候，我们一家去丽江的拉什海，因为腰部做过手术不能骑马进山，我眼馋地看着爱人和儿子跟我挥一挥手就打马上路了。我只能留在滩边地头上晒太阳。田边地头的沟沟垄垄上长着新生的绿草，小鸟围在我的头顶，发出好听的叫声。一个老农牵着一头牛来了，我正猜他们是哪一片田间的主人，没想到牛就停在了我坐的田垄上，它冲着我“哞”的叫了一声，我这才意识到，牛的意思是告诉我，这是它们家的地。我欲欠身起来的时候，老农宽厚地发话说，不碍事，坐着吧。牛不以为然地看了我一眼，懒懒地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我邻近的第二垄开始耕地。老农跟在牛的身后，随着牛的性子来，好像牛爱咋地就咋地，怎么都行。牛愿意走几步就走几步，自主性很强，而老农就像牛的一个跟班，牛往前走几步，他也跟几步，牛停下，他也停下。牛走到一半的时候就不走了，它的头朝一侧扭着，因为它发现旁边的垄沟里有一棵鲜嫩的青草，它将头伸过去还差一段距离，它索性就扭转身子跨过垄沟食那枚青草。老农自是看着，任由牛自由散漫地开着小差。牛吃完那口草，复又退回自己的行里，然后再往前犁几步。又看见一枚草，它又扭转了身子食之。老农对牛的这习性好像习以为常，悠悠地看着牛干着自己随心所欲想干的一切，不急不躁地跟在牛的身后，走一步停两步。一垄结束，牛掉转过头来，我以为，牛这是要自动耕作第二垄，哪知牛掉转过身子之后，就摆开了休息的姿势停在了那儿，老农跟他的牛倒真是默契，他从怀里摸出他的烟袋锅，顺势就坐在了田垄上，吧嗒吧嗒抽起了他的旱烟。阳光晒着我的后背、牛的后背和老农的后背，老牛从近前随便寻了一棵草在嘴里咀嚼着，老农吧嗒完一口，半天才吐出一口黑线般的烟雾，袅袅地在阳光里化了。春天刚刚生长出来的蝇虫绕着牛的眼鼻哼着小调。远远近近打马归来又离去的游人们一片喧喧闹闹的声响都无法打破农人和老牛之间建立的这一份默契的静与美。

我在那一刻内心充盈着感动。在这许多年的城市生活中，我们曾有哪一刻享有老牛和农人之间的这一份随性和自在？我们匆匆地赶时间忙工作奔生活，而时间是什么？

时间是一个谜，没有人可以提前预知我们自己的人生有多长又会生出什么变故。没有谁能猜出下一刻世界会发生什么事体。时间，它在我们的前方，每时每刻地诱惑着我们。它牵着我们的鼻子走，我们常常错以为最美的风景不在眼下，而在时间的前方——那个我们自以为是的未来。我们一路狂奔着，像列车从一站疾驰到另一站，而过程之中的万水千山、乡情野趣，均被我们一一掠过。甚至，我们匆忙到已无法让自己停下来，安安静静地消受一餐一饭的温暖滋润。我羡慕一头牛的自主和悠然，我亦羡慕跟我同坐在一片阳光里晒后背的老农那一份与自然融为一体的闲达和适意。

记者生涯的许多年里，我采访过许多人，见识过无数异样的人生，成功的或是失败的，无一不是在茫茫人海里苦苦挣扎。我认识的人中，有人搏到了高位，仍天天焦虑；有人身家数亿，却夜夜烦忧；有人为了可怜的权或是钱不惜践踏法律而被关进高墙之内，甚至终生都再也不能享受自由的阳光。我还记得多年以前我采访过的一个死刑犯，他说，如果再给他一次活着的机会，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到老家的乡下，只要一间茅屋，半亩荒地，自己种田犁地，每日能晒晒太阳，一日三餐，粗茶淡饭，这比什么都幸福。可是，从前，这一切他都拥有过。

在这个春天里，老农和他的牛就像一面镜子，它让我停下脚步，反观和审视我自己，我知道，人人都拥有老农和他的牛享有的那一份单纯质朴的自由、阳光和幸福，但大多的人却无缘消受，为了攫取更多不屑地把这一切丢弃了。

就比如我们的这一具身体，年轻的时候，它里里外外都透着华美，可惜我们不懂得珍惜。经年累月，房屋漏雨需要修缮，这道理我们都懂，可是我们却以种种借口一味损耗而不加修补。当有一天，一间老屋，根基已近衰败，我们突然陷在被自己损毁的黑暗里，我们再怎么努力也无法弥补自己给自己造成的病痛残缺。

为了不使自己陷在暗黑和缺憾里，我在夏日清早开始了计划中的晨练。早晨5点钟的光景，晨曦尚未露出头来，街面上依稀已有很老的老人们慢慢地行走着，他们不是追赶时间的人，他们是要让一天的时间从凌晨的某一刻就开始，他们是赶在太阳初升之前享受城市片刻宁静的人。这一刻的天空和大地，真的是良辰美景。仰望天空，头顶会有一颗最亮的星星跟着自己，身后，这城市仅有的几趟有轨电车从远处缓缓地若老牛一样挪动过来，在我经过的那一站嘎吱吱地发出声响然后迟缓地停下来，公交车站这个时候只有一两个人影晃动。这是住在北京那些晚起的人们难以得到的清静。我步行去往玉渊潭，每天都会在公园的东门左首看见一位老人家静静地坐在那里，她的身后放着给人剃头的简单工具，有人剃头时她就起身干一会儿活儿，没人剃头时，她就那么坐着，时间久了，日日都能看见她，我便问起老人家多大岁数了。她说，八十出头了。我说真不像，看上去也就60多岁。她说，她从60多岁就在这个公园门口给人剃头，坐着晒太阳，已经在这儿坐了20多年了。我肃然起敬，问起老人家剃头能赚几个钱，她说，年轻时候在国营理发店上班学得的手艺，有一些老主顾从年轻时找她剃头剃到年老，年老了不想丢下这手艺，也因为一些老主顾也都七老八十的不爱去理发馆，大家三月两月就来这儿聚一聚，不在乎赚几个钱，是习惯了这样的生活。老人家80多岁，面色被日光晒得红润健康。

玉渊潭公园里还有许多有趣的人。养鸟的大爷住在河对面的高层楼房里，可是他从年轻时就爱养鸟，他的鸟每天凌晨4点多钟就醒来，醒后要叽叽喳喳说话儿，他怕吵醒了楼里的左邻右舍，不得已，日日晨时，鸟还没醒他先醒来，用车子载着许多的鸟笼子就出了楼，进了公园。公园的西北角，是专门的养鸟人和他们的鸟儿聚会的地方。当转到那处时，鸟儿发出各种婉转啁鸣，给这晨时的静注入灵气和声息。

另有一位老人，每日长跑，身上的肌肉泛着古铜色的光泽，他沿着湖边一圈一圈地跑，我散乱地数过，每日他要跑十几圈，我猜他可能是跑马拉松。我这个猜想本是心中的玩笑，可是，没想北京的国际马拉松赛中，那老者真就是选手之一，我在街市的人群里，竟真的看见了老者的身影。我后来为了向那老者致敬也开始由快步走转为慢步跑，当遇到老者与他擦肩而过时，他会欣喜地向我竖一下大拇指，欢迎我加入到跑步的行列。

周末我和丈夫在公园里会多逗留一段时间，为的是晒太阳。我们以为晒太阳要面对着太阳，不想旁边一位老人家纠正我们说，晒太阳要晒后背，后背属阳，前胸属阴。补阳指的是补后背的阳气。老人家说他79岁，也是从60岁开始在这公园的一角晒太阳，晒了19年了。从前上班的时候浑身到处疼，可是，这多年晒下来，竟从没去看过医生。他说，这人不是活得年岁有多高就好，重要的是活一天身体健健康康地过一天，这才好。身体好就不会给儿孙添麻烦啊。

我从夏天晒太阳晒到秋天，又从秋天晒到冬天。晒太阳的时候静静地细眯起眼睛，身体和思想仿佛被罩在一片虹里，身心都是暖暖的。思绪和记忆有时会从久远的小时候过电影般一路飘过大半生，平日里想不起来的故人和旧事也会于瞬时现于眼前。在虹里，有时什么人都没有，只是一重山水又一重山水地复现，那些美丽如幻境一般的花草树木静美至极，甚或有花香和草香从那幻境里飘出来，沁透心脾的一份清凉若泉若露。想起从前去拜访贺敬之老师，给我们拍照的刘润为老师拍完照片查看时说，贺老，你刚才照相时闭眼了！贺老笑笑说，有时候，闭上眼看世界，比睁着眼看世界好。

我在闭上眼晒太阳的一刻忽然就想起贺老这句话。是啊，有时静静地闭上眼看见的世界的好，是我们睁着眼所看不见的。

我就是这样时常闭上眼，阅读自己，阅读世界，阅读自己与世界、世界与我们的丝丝缕缕的关系。我们从来到这个世界上开始，就一直不停地跟这个世界索要着许多东西，我们索要成长，索要爱，索要金钱、权力和地位，无尽的索要带来无止境的贪欲、邪念、霸占和劫掠。其实，想想看，世界是我们的吗？我们只是宇宙洪荒中的一颗微不足道的沙粒，我们不过是跟一花一草一样，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索要到最后的实质就是瓜分和劫掠我们自己。所以，爱这个世界，将我们的爱全部融进这个世界，就是真正地在爱我们自己。

木棉小鸟 赵少昂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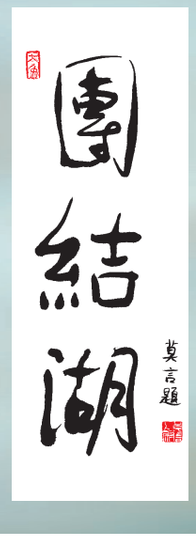
木 棉

□申 林

你的手掌里有我的心事
就像大地怀抱着四季的花草
你说：爱也不短，来年相见

你从春天脱身而出
手里握满蒲公英般的花蕊
降落凡间 便认作天堂

我愿你叭叭掉在我心里
晕染的红色像漫漫星斗
风吹过又飘来 薰醉你我
我们都换了衣裳



时光深处的河流

□亚 楠

猫头鹰

院中的老榆树上，栖息着十来只土褐色的猫头鹰。我来到的时候，它们正在枝丫间，高高低低地打着盹儿。

门外的街道上，车水马龙。那些匆忙的脚步，熙熙攘攘，我不知道，是追名逐利，还是为了生存而奔波？

而猫头鹰从来不去思考这些。它们按照自己的生活轨迹，昼伏夜出，在万籁俱寂的夜空，自由翱翔，驰骋生命的辽阔与悲怆。

远处，白雪茫茫的旷野，寒风清冽，一群乌鸦正追忆着夏日的温暖。偶尔，它们也会低下头，刨开积雪，看一看收割的麦田，还有多少麦粒能够让人心动。

雪依然莽莽苍苍地落个不停，老树已经被雪染白。雪冠之下，这些神秘的鸟，默然无声。我不知道，它们的明天，阳光是否依旧明媚？

此刻，大雪无垠，所有的生命都在等待春天。

记忆深处的花朵

这些花朵，湮没在城市的喧嚣里。

多少年过去了，潮起潮落。尘埃落定的那一刻，已是满目沧桑。

最初的心事，宛若一泓秋水，宁静，澄澈，却又弥漫着淡淡的忧伤。我不知道，一朵花的命运，为何也有那么多曲折和辛酸？

就这么在岁月深处迷失了自己。青春的花蕊，渐渐枯萎。而城市依旧那么繁忙，红尘滚滚，人声鼎沸，失神的眼睛，掩饰不住最后的贪婪。

在这媚俗的世界上，已经没有人会对一朵花，对飘零的命运，和那苦涩的人生扼腕叹息。

可是，我不能忘记那个春天的故事。

暮霭中，鸟落松林。微风徐来，那一刻，花开的声音依稀可辨。

远处的马群，悠然地咀嚼着夜草。溪水还在哗哗流淌，静谧的山谷里，一只潜伏的雪豹，正伺机发动血腥的战争。

而此刻，黄羊迈着机警的步子，旱獭们探头探脑，寻欢作乐。它们不知道险象环生的山谷，有那么多幽灵，仿佛夜的草原就是人间天堂。

啊，那一夜，雪豹掠夺了草原的丰腴，也让一朵花零落异乡……

夜 雨

骤然间，我听到雨的声音从远处传来，那么急促，又那么缥缈，宛如天籁之音。我感到了一种隐秘的锋芒，此刻，就在眼前闪烁。

午夜的静谧，宛若远古的思绪，绵长而凝重，只有这雨声依旧鲜活。那一年，苍凉的夜幕把一切都掩盖得天衣无缝。

可是，世界真的那么光明吗？

海盗依然猖獗，饥饿和瘟疫，把人类一次又一次抛向苦难的深渊。

即使那些可爱的小鸟，骤然间，也会在罪恶的枪声里，流尽自己最后一滴血。

而此刻，雨的声音和夜幕一样沉重。

这么多生命，它们所有的心愿，就是渴望着能够平静地活下去。

没有战争，没有病毒，没有饥饿，没有贫穷，没有天灾人祸，也没有那么多无助和苦痛。

仅仅是活下去啊，就像一棵弱不禁风的小草，只要有阳光照来，就会那么快乐，那么精神抖擞，所有的苦难都被它们抛在了身后。

就让灵魂在悠远的时空里燃烧吧，然后默默地离去。为人类，也为它们自己……

山谷里的那些蝴蝶

正午的阳光，把大山最后的伤口抚平。

山林还在轻轻叹息。曾经的痛，正一天天淡漠。那一年，风雨如晦，电锯的切割声，毁灭了春天的山谷。

蝴蝶独自抽泣着，这骤然而来的灾难，让它们的家园更加荒凉。

裸露的山脊，就像面目狰狞的困兽，咆哮着，把所有的生命埋葬。我看见，血腥的风，灼痛了大地的宁静。

是什么力量，可以在春天的夜晚，给山谷披上绿装？然后，拭干血痕，倾听来自生命极地的那一声呐喊。

哦！一缕风改变了花的方向。阳光庇佑着生灵，也把温暖送给了花朵。满山满谷的蝴蝶，就这么舞蹈着，是庆祝春天的歌唱吗？

此刻，风无言。只有那些多情的蝴蝶，把欢乐带给山林……

荒原狼

一声长嚎，穿越苍穹，在幽深的年轮里回荡。

整个山谷都笼罩在迷雾中。我不知道，旷野上还有多少撕心裂肺的呐喊，还有多少哀鸣在血腥的厮杀中，成为人类永远的痛。

这些狼总在我们的视野里漫游，远处的山谷白雪皑皑，孤独已经成为它们生命的主题。此刻，暮色正浓，狼嚎此起彼伏。

是追寻什么吗，抑或还是在为逝去的亡灵唱最后的挽歌？

大地无言。我看见莽莽雪原上，无数绿莹莹的眼睛迸射出寒光。啊，这些远古的幽灵，刹那间，它们把苍凉放大成天空。

荒原博大而又古老。这样的时刻，没有谁能够在夜的眉宇间，留住那些奔走的灵魂，也没有谁可以仰望那一声长嚎，而不热血沸腾。

那一夜，狼群在厮杀中回到了故乡。骤然而来的雪掩埋了所有的血腥。

明屋塔格山

土灰色的秃额，仿佛一种隐喻。时光深处，这辽阔的苍凉，在天山的背影中明灭起伏。一种声音从远古传来，若一把利剑，用静默抵达永恒。

守望只是一种风景。在明屋塔格山腹地，语言是多余的。只用沉默表达，用内心的光亮诉说往事。而这时候，荒芜的思想已经开口说话。

沿着一条河流，我眺望远天。云借风势把群峰压低，顷刻间，又用另一只手把目光拉长。这个秘密我是偶然发现的，就像一棵树看见了根的秘密。

我知道，来到明屋塔格山，我们并不感到孤单。